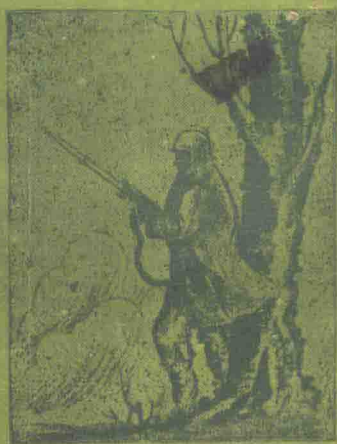


周而復著



松花江 上的風雲

中國出版集團

第一輯 小說

松花江

雲風的上江

雲風 著



周而復著

松花江上的雲風

中國出版社印行

松花江上的風雲

印翻許不・權作著有

著作者：周 而 復

印行者：中國出版社

經售者：海內外各大書店

定價：港 幣 三 元

初 版：一九四七年三月

序

九一八，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脫離了我的故鄉，

拋棄那無盡的寶藏，

流浪，流浪，整日價在關內流浪，

那年那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，

那年那月，才能够收復我那無盡的寶藏……

那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，十四年來不爲松花江上這隻歌曲感動過？它唱出民族的悲傷，它唱出民族的憎恨，它也唱出民族的勇敢！

松花江橫貫松遼大平原上，十四年前她首先遭到敵寇蹂躪的蹂躪，從她的胸膛裏流出不盡的眼淚和悲傷。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，懷念着松花江，懷念着我們各自的家鄉。

但是所謂代表國家的政府，他們對敵人不發一彈不放一槍，斷送了遼瀋的大好河山，把砲口槍口掉轉來對着自己人民的身上！讓敵人在自己的國土上，建築法西斯的傀儡王國，讓敵人在松花江

上猖狂，讓三千萬同胞穿上亡國奴的衣裳！他們還給這個傀儡王國通車通郵，從此，東北這塊地方，變了顏色。

三千萬人民不甘心自己的家鄉淪亡，他們毀家紓難，走向平原，走向森林，走向深山，用剪子用菜刀，用斧頭，用獵槍，和敵人肉搏，舉起鮮紅的祖國的旗幟，出沒在黑水白山，出沒在敵寇心膺地帶的戰場。

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，他們餓着肚皮，他們穿着薄薄單衫。數不盡的勇士，餓死在森林，凍死在深山，臨死他們還不忘記對敵人發出最後的子彈。他們臨死的時候，力竭聲嘶地高呼着祖國，要把自己的屍體沖向西方，沖向祖國。

所謂代表祖國的政府，對他們沒有一聲同情，沒有一點幫忙，而對侵略我們的國家，則作揖打恭，稱呼「友邦」。

十四年來，松花江是証人，她看見敵寇的荒淫無恥，和政府的喪心病狂；她看見人民的戰鬥，和人民的牛長；她也看見蘇聯紅軍的英勇，和東北人民自己解放了家鄉。

東北人民做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，他們選舉了政府的官員，他們分得了過去被掠奪的土地，一個和平建設的遠景在他們眼前展開。

這時候，那隻不抵抗的軍隊，擁着美國槍砲，坐着美國輪船飛機，突然出現在東北平原，這對

被遺忘了十四年的人民，是一個絕大的驚奇：「敵人投降了，你們才來。」他們叫抵抗敵寇十四年的抗日聯軍是「土匪」，而他們不抵抗却是光榮的「國軍」。這些「國軍」就要對「土匪」掃蕩，攻擊！一隻反動的巨手，把人民推到內戰的砲火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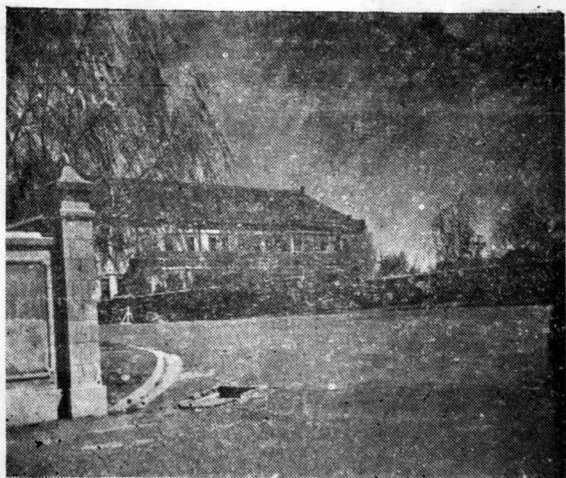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最好去問問松花江，她會告訴你，敵人比「國軍」怎樣頑強，敵人怎樣在人民面前投降。在此，我謹獻出「松花江上的風雲」。（註）

周而復 一九四七年，一月，十九日，

香港。觀海樓。

註：在上海時代週刊連載時，題名「東北風雲」，現改今名。這是作習另一小冊子「東北橫斷面」的姊妹篇。

在敵偽的陰影下！



偽滿皇宮遠景

偽滿皇宮近景



(一) 在敵僞的陰影下

請你打開地圖看看

未進入東北以前，東北各方面的真象，老實講，我是不大清楚的。從關內看東北，雖說不上隔着一層絨幕，但至少是隔着一層薄薄的輕紗，遙望東北，模模糊糊，難見廬山真面目。這由於敵人侵佔東北以後，把東北封鎖得如座監獄，銅牆鐵壁，監獄裡面的人不清楚外面世界面貌，而外面的人更難了解這座大監獄的內情實況。

十四年後，這座大監獄的門打開了，但國民黨的各式各樣的宣傳，在監獄大門上放下了一個紗布門帘，使得門外人依然看不見堂奧。

四月一日，我從北平飛到瀋陽，揭開這個紗布門帘，走了進去。如果說這已算是「升堂」了，但絕够不上說是「入室」。

東北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？十四年來她有些什麼改變？請你打開中華民國地圖，我給你談談。中國的東北角上，一出山海關便算是東北。你向極東看去：到東經一三五、二〇是合江省撫遠縣，極西到東經一一五、二〇，那是興安省新巴爾虎右翼旗，極南到大連，是北緯三八、四〇，極北就到了北緯五三、五〇，這就是黑龍江省漠河縣。地勢越向西北去越高，東邊一條鴨綠江，舉朝

鮮分界，西邊與外蒙爲隣，北面正面对着蘇聯，而南滿則是敵人苦心經營了十四年之久的重工業地帶。她的全面積是一、三〇六、六〇五平方呎，佔亞細亞的土地面積百分之三，幾乎等於日本全國領土的兩倍。東北就是這樣一個遼闊而又廣大的地方。

「地大物博」這個形容詞，在東北我體味得特別深刻，我覺得用來形容東北是再也適當不過了。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東北這樣富足的。有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礦，有含量百分之七十的鐵礦，有世界最大的菱苦土礦，有年產三萬九千兩的金礦，有製造飛機的鋁，製造原子彈的鈾，至於鉛，銅，洎母頁岩，石綿，雲母，耐火粘土，銑鐵……那更是不在話下了。

森林，我在中國其他近二十省的地域，沒有看到這樣大的森林，每一棵樹三四個人合抱不過來，進入森林地帶，認識道路的人，要走二十多天才能走出來，不會走的要走二三個月才能勉強摸出森林。據日本人的調查，東北的森林全面積是：三五、九三二、五九一（町），林木總蓄積是一五、〇四九、九七七（千石）——約合一百五十億萬石。東北九省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在樹蔭之下。

在這塊土地上，有高大雲霄，氣勢雄偉，終年積雪不化的大山脈，長白山系，興安嶺山系，陰山山系，縱橫地兀立在滿洲大平原上，像保姆，像屏風，像屏障，保衛着大平原。而在豐饒的大平原上，有交叉縱橫的河流，有發源自興安省額爾古納河的黑龍江，她派生出兩個支流，這就是有名的松花江和嫩江；有水源來自西喇木倫河東遼河的遼河，長至三千八百華里，灌流面積到三十五萬華里；

……更有全國知名的興凱湖（新開湖），和鏡泊湖（必爾蘇湖）……和八六六料的海岸綫，葫蘆島營口對着渤海，大連和旅順則直而着浩瀚的黃海，……有着這樣山川河流的遼瀾平原上，既不怕旱荒，也不怕水災。黑龍江更是一個奇怪的地方，一半土地高，一半土地低，旱荒時低地可以收成得很好，水災時，高地的收成不怕不豐富。

在這塊土地上，居住了四三、二三三、九五四人，其中男的是二、三九一、九六三，女的是一九、三二三、九九一，平均每方料的人口密度是三三·二。最多的是遼寧省，每平方料一、三七九，而興安省每平方料只有六·五個人。

不僅是「地大物博」，而且是地廣人稀。這是一個舉世稱有的寶庫。

開拓團的掠奪

日本海盜看得眼紅，垂涎三尺，十四年前，她的侵畧的鐵蹄伸展到滿洲的土地上來了。

東北被侵佔後，日本就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掠奪，首先是土地。起先，日本有東亞勸業株式會社，滿洲拓植株式會社，滿洲拓殖公社，到康德六年一月（即一九三九年），在東北發展成爲開拓總局。這是敵人掠奪土地的總機構。

康德三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八月確立以二十年時間從日本國內移民五百萬，到東北來集團開拓，

分期如下：

期別	期	間	戶	數	集團開拓民	集合開拓民
第一期	自康德四年至康德八年		一〇〇〇〇		七〇〇〇〇	三〇〇〇〇
第二期	自康德九年至康德十三年		二〇〇〇〇		一二〇〇〇	八〇〇〇〇
第三期	自康德十四年至康德十八年		三〇〇〇〇		一四〇〇〇	一六〇〇〇〇
第四期	自康德十九年至康德二十三年		四〇〇〇〇		一七〇〇〇	一三〇〇〇〇
總計	（康德四年爲一九三七年）		一〇〇〇〇〇		五〇〇〇〇〇	五〇〇〇〇〇

此外還有以東北人爲主的滿拓團，以朝鮮人爲主的鮮拓團。開拓民按數量不同，又分爲集團開拓民，這是指大規模移民的集團開拓，二百戶到三百戶左右，每一集團，拓務省給予配備農事指導員，警備指導員，發有武裝，並予以補助金。集團開拓民，因爲戶數太多，不易進行，一九四二年後，敵偽花樣翻新，以交通產業上重要的地點，集合三千戶至百戶左右，結成集會開拓民，適應當地多種多樣的條件，建設小規模和短期的農業，移植地點，主要是向北滿。這樣，也不容易，就又縮小，設立分散開拓民，以三十戶以下的農民移植，其開拓地區選擇在都市近郊，有社會設施，醫院學校等條件可利用。

開拓團的移植過程是這樣的：決定移植地點以後，以團長指導員和預定戶數十分之一二的開拓

民，組織爲先遣隊，做該團的必要準備，建立公共宿舍，公共設備，耕地數量，糧食燃料，各種必需品的準備，第二年全國移到，共同經營農業，同時從事個人房屋建設，然後慢慢把家眷搬來。每人種地面積是由少而增多。

經營除了農業而外，有牧畜，養蜂，木工場，鐵工場，造酒，製油，製米粉，豆餅飼料……開拓團大半分佈在合江，松江，牡丹江，東安，北安，黑龍江，吉林等七省，都在東北滿一帶。這些開拓團的土地怎麼來的呢？表面上規定是盡量利用未開墾的荒地，實際上那有那樣多的沒有主的好荒地，其法不外：以政治和武裝力量強佔私人土地，被佔了土地，誰也不敢吭聲；其次是以最低代價大塊土地購買，如一九四三年，開拓團就以最低代價強迫收買了綏棱縣綏北村的全村土地，把綏北拜泉等縣的熟地都算由敵人所謂「整備」，擊去了。這樣廣大地區的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生命線似的土地了。

到一九四三年，全東北的日本開拓團已移植了六三五個團。像北安省就有九十七個，松江省八十二個，合江省八十三個，東安省七十一個，吉林省七十七個。這些開拓團一共從老百姓手裏掠奪了多少土地，八一三後，許多重要材料都叫日本人燒了，到現在不可能有完全精確的統計，但從一二個省的統計看來也不難明白一斑情況：

省名

省總面積

開拓地面積

北安

六、四四二、〇〇〇（陌）

一、三三七、〇〇〇（陌）

省種地面積

嫩江

八、五六八、七六九（垧）

三、八二五、一五二（垧）

北安省的材料，開拓地是佔省的總面積五分之一強，佔全省耕地面積一定多得多，試看嫩江省就佔耕地面積百分之四十四點六。土地被掠奪的情形，從此可以看出，雖不能說是耕地二分之一，至少也是三分之一以上，則沒有問題。

任何一個開拓團，在那個地方都是一個特殊的惡勢力，超乎一切偽組織以上，誰也不敢碰這些開拓民一根毫毛。我從哈爾濱到黑龍江去，同火車的一位老鄉指着鐵路旁開拓團的舊址給我看，那是一片豐沃的土地，圍址四周是一排圓的大糧食倉庫，現在大門洞開，四周荒涼，他高興地說：「這就是開拓團，從前咱們坐火車，誰也不敢望一眼，要是大膽望一眼，擊槍的小鼻子（指日本人）就要來把人抓去了。現在不同了，那些地都分還給老百姓了。」

「出荷」

敵人其次的剝削方式是「出荷」，凡是每一家農民所有的土地，出產量，消耗量，都給計算得很精確。比如一個八口之家，有地五十畝，假定每年可產七十五石糧食，而你這八口人，一年的衣

食住行的最低需要，總計如果是三十五石，那麼其餘四十石糧食便要「出荷」，報效所謂「國家」——實際上是得送給敵人，解決他屠殺中國人民的軍隊糧食的不足。

計算的是頗爲刻苦的，如果家裏人有疾病，或者年成不好，預計的收成自然會成爲問題，「出荷」糧不夠，只有自己掏腰包，到外邊去買糧食，去交「出荷」。

自己家裏所需要的糧食也還不能放在家中，要交給「國家」倉庫，與農合作社，怕留在家裏會供給抗日聯軍。許多農民除了「出荷」以外，常常不夠吃，種莊稼人倒過來還得到配給店去買糧食吃。

允許一般人民吃同糧食，不僅數量有一定限度，質量也有規定，大米白麵，這是「皇軍」的軍糧，種稻子麥子的農民，「滿洲國法律」上規定：是沒有資格吃的，吃了就叫做「國事犯」，輕則坐牢數月，罰款一筆；重則槍斃，一命嗚呼。

我們試看看偽三江省每年「出荷」的數量，就不難窺測出全東北人民在糧食這方面每年所遭受到的掠奪：

別	單位	「出荷」數量
民國三十年	珲	七二〇〇〇
民國卅一年	珲	一三〇〇〇
民國卅二年	珲	二一〇〇〇

民國卅三年 班

三二七〇〇〇

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的政策，是漸進的，掠奪是遞加的。從上列的表上就清楚可以看出，一年較一年增多。我們再看看偽三江省每年農作物生產量是多少，單看三十年的就可知道一斑：這一年的生產量，綜合高粱，穀子，包米，小麥，大豆，水稻和其他農作物在一塊，也不過是六四八二三一畝，而「出荷」量是三二七〇〇畝，竟佔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。這就是說，全東北農民每年所辛辛苦苦耕耘出來的糧食，讓敵人公開「合法」（合滿洲國的法）地搶去了一半以上。

勞 工

人力的掠奪，這方面，人民所受的災難最深。我在東北碰到每一個東北人，一談到勞工，未有不談虎色變，潸然淚下，幾乎每一家，每一個人，都有一段關於抓勞工的悲慘歷史。

敵人在東北勞工的掠奪，大體可以分做四種方式，第一是行政動員。通過省市縣區屯各級行政機構，限期要勞工，如一省要十萬，限兩月繳齊，省就派到縣，縣到區，區到屯，屯到保甲，房頂上的瓦，一層壓一層，限期是急如星火，數目是毫無折扣，繳齊以後，服苦役期間表面上是規定半年，但實際上誰也不知道是幾個半年。到了礦山工廠，雪深三尺的時候，身上依然穿著自己帶去的單夾衣，少數的雖也帶着棉衣，却總不夠禦寒，一邊凍着，一邊工作，吃的是高粱米和玉米飯團

子，每一頓總是吃不飽，但也餓不死，就是永遠在飢餓狀態中。苦役是越來越重，支持不下，生病，便躺下來了。敵人馬上就說此人已不是勞工，連那一個吃不飽的飯團也不發了。許多人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就要飯吃，不給，就到伙房搶飯吃。那結果，不問即知的：輕則打一頓，重則擡出去，這樣，不死於飢寒，便死於疾病。死了以後，不是往大江裏一拋，便是向野地裏一擲，任野狗去吃，任風雨腐蝕，有的時候，死人實在死的太多，堆得如一座小山，妨礙到活人的環境衛生時，才算把這些屍體燒掉。牡丹江造船廠的一個工人告訴我：八一九日本投降以前，他一天曾經看到抬出三十多個去，他們廠裏每年死多少人，一個市，一個省，每年要死多少人，誰也不知道。

這是死於飢寒疾病，有的却是死於身強力壯之時。敵人還要大批勞工，去做所謂國防工事，每一個反蘇的國防工事做完之後，所有中國工人，不是用毒氣毒死，便是用機槍打死。

十個勞工出去，最多有一兩個倖免於死亡，能萬幸逃回來。

另一個方式是募集動員，到處招收，報名時說得天花亂墜，有吃有穿，待遇從優，去了之後，命運和行政動員去的人一樣。還有一種方式是季節性的，如冬期採伐動員是也。利用民間冬閒的時候，除了礦山工廠已動員外，這時動員去採伐森林。最普遍的一種剝削方式是勤勞奉公隊，按照各種不同性質所組織成的團體，像商會，婦女會，職工會，以至於市民組織如以組之類，都有這種勤勞奉公隊的組織，這是不脫離生產的無代價的勞力剝削，甚至於青年學生也不能够倖免，每一個學